十誦律/卷第 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十六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三十六(第六誦之一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雜誦第一(調達事上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調達，於佛法中信敬心清淨，著三十萬金錢直莊嚴具出家，乘調善象直十萬金錢，是象以金網等莊嚴，亦直十萬金錢。調達所著衣服，復直十萬金錢。是調達出家作比丘，十二年中善心修行，讀經、誦經、問疑、受法、坐禪，爾時佛所說法皆悉讀誦。時諸比丘有大神通勢力，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提，斯諸比丘從是閻浮樹取果還噉；去閻浮樹不遠，有訶梨勒林、阿摩勒林、鞞醯勒林，取是諸果還所住噉；從欝單越取自然粳米還噉；從忉利天取須陀天食還噉；東西南北現種種神力。調達見已即生貪心，作是念：「我何時當能有大神通勢力？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提，從是閻浮樹取果還噉；去閻浮樹不遠，有訶梨勒林、阿摩勒林、鞞醯勒林，取是諸果還所住噉；從欝單越取自然粳米還噉；從忉利天取須陀食還噉；東西南北現種種神力。我今何不往詣佛所問神通道？」作是念已，即詣佛所頭面禮佛，問神通道。佛先知是人於此法中當作惡事，是故不說，語言：「調達汝止！何用是神通道為？當觀無常苦空無我。」調達聞是語不忍不樂，但

一心向神通力，作是念：「舍利弗於佛第一經中說，諸智慧弟子中最上第一，我當往詣舍利弗所問神通道，當為我說。」念已即往問神通道。舍利弗亦先知是人於此法中當作惡事，是故不說，語言：「調達汝止！何用是神通道為？當觀無常苦空無我。」調達聞是語不忍不樂，但一心向神通道，作是念：「目連於佛第一經中說，諸神通道弟子中最勝第一，我當往詣問神通道，當為我說。」念已即往問神通道。目連先知是人於此法中當作惡事，是故不說，語言：「調達汝止！何用神通道為？當觀無常苦空無我。」調達聞已不忍不樂，但一心向神通道。如是展轉至最少一，不滿五百大弟子所皆不為說。爾時調達作是念：「阿難是我弟，佛第一經中說，諸多聞弟子中阿難最勝第一。我何不往詣其所問神通道？當為我說。」念已即往問神通道。阿難未離欲故，不知過去未來事，便以多聞慧為說神通道。

調達受神通法已，於山林曠野坑谷中勤修習。勤修習故，得世俗四禪，因是四禪起神通力。起神通力已，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提，從是閻浮樹取果還噉；去閻浮樹不遠，有大訶梨勒林、阿摩勒林、鞞醯勒林，取是諸果還所住噉；從欝單越取自然粳米還噉；從忉利天上取須陀天食還噉；東西南北現種種神力。是調達先來惡心，於佛作是念：「是沙門瞿曇，種姓不勝我。彼姓瞿曇生釋家，我亦姓瞿曇生釋家。諸人以清淨心多有供養者，皆為神通力故。我於何家，以神通力攝取，令多人隨順我？」作是念：「瓶沙王於國中最大，是佛不退轉弟子。我正使神通力牽，終不可得。」調達素知種種外書星宿，相人吉凶、天地怪相。見瓶沙王太子阿闍世王相明了：「我當以神通力攝取，決定是我檀越。以是因緣多人隨從。」作是念已，變身作象寶，於阿闍世太子家，不從門入從門中出、或從門入不從門出，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。復變身作馬寶，或從非門入門中出、或從門入非門出，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。復現作寶鬘，從太子膝上出。時太子捉鬘以繫額上，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。復現作端正小兒，著金寶瓔珞，在太子膝上東西宛轉。太子嗚抱共戲唾其口中，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。以是神通力，牽阿闍世太子心，令生惡邪見，謂調達神通力勝佛，生愛敬心，供養衣服臥具湯藥，乃至日日送五百釜飲食、五百乘車圍遶，來至調達所，自手下食。

爾時諸比丘，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，聞阿闍世太子如是供養調達衣服臥具湯藥，日日送五百釜飲食，五百乘車圍遶，自至調達所自手下食，調達與五百弟子受是供養。聞已食後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聞阿闍世太子如是供養調達衣服臥具湯藥，日日送五百釜飲食，五百乘車圍遶，自至調達所自手下食，調達與五百比丘受是供養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莫貪調達供養。何以故？是調達得供養，自損減故。如竹以實死，芭蕉實亦然，如騾懷妊死。調達得供養亦如是，

為自損減故。譬如竹蘆以實死。」爾時世尊欲明了此事，而說偈言：

「芭蕉以實死，　　竹蘆實亦然，
　騾懷妊故死；　　小人得養壞。

「此亦復如是。調達癡人！隨幾時得如是利養，隨爾所時長夜受諸苦惱，生惡處故。」語諸比丘：「譬如健夫打破惡狗鼻，於汝等意云何？是狗寧更惡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惡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調達癡人亦如是，隨幾時得是供養，隨爾所時長夜受苦惱，生惡處故。」

爾時調達供養轉增，貪著供養覆心，生如是惡心：「佛今捨僧者，我當將導眾僧。」生如是心時退失神通。爾時目連在支提國迦陵伽盧谷中，時有迦扶陀比丘俱羅子，是長老目連弟子。是比丘捨離五欲修四梵行，命終生梵世。迦扶陀梵天，見調達退失神通，見已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梵世沒目連前現。從禪定起語目連言：「汝知不？調達退失神通，汝向佛所說者善，以是事白佛。」目連作是念：「我何不入定觀調達心？」即時入定觀調達心，見已失神通，即從定起默然，受迦扶陀梵天語。

爾時梵天，知目連默然受已，頭面禮足右遶即沒。目連受梵天請已，即入禪定，於支提國迦陵伽盧谷中沒，於王舍城現，離佛不遠。

爾時目連即從定起往詣佛所，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迦扶陀梵天所說，調達實退神通。」

佛言：「汝先不知調達心如迦扶陀梵天語耶？」佛共目連作如是語時，調達即時與四弟子俱來。佛遙見調達來，語目連言：「汝莫有所說，是癡人來自現其事。」目連作是念：「我何不入定於此座上令調達不見。」即尋入定於此座而調達不見。調達前詣佛所頭面禮佛足，及四弟子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年已老耄，可以眾僧付我，佛但獨受現法樂。令僧屬我，我當將導。」佛言：「舍利弗、目連有大智慧神通，佛尚不以眾僧付之，況汝噉唾癡人死人而當付囑！」

爾時調達，聞佛說噉唾癡人、死人如是名字，即便大瞋欲毀世尊。兩眉垂下憂慼低頭默然無說，作是思惟已即便起去，作是念言：「佛但讚歎舍利弗、目連令大，而毀呰我等使令卑小。」是調達初向佛所生瞋恨心，及舍利弗、目連等諸大弟子。爾時阿難在佛後

立以扇扇佛，佛顧語阿難：「諸比丘依王舍城住者令集講堂，集已白我。」阿難受教，即令諸比丘依王舍城住者皆集講堂，集已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依王舍城諸比丘已集講堂，佛自知時。」佛即將侍者阿難往詣講堂，於眾僧中敷座處坐，教化諸比丘：「世有五師。何謂為五？一師者，不清淨持戒，自言持戒清淨，是弟子共住故，知師不持戒、不清淨，自言持戒、清淨。『若我等說師實者，或當不喜。若師不喜當云何說？我等蒙師故，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。師好看我等者，自當覺知。』如是師為弟子覆護持戒，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持戒，是世間初師。第二師者，不淨命自言淨命，弟子共住故，知師不淨命自言淨命。『若我等說師實者，或當不喜。若師不喜當云何說？我等蒙師故，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。師好看我等者，自當覺知。』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淨命，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淨命，是名世間第二師。第三師者，知見不清淨自言知見清淨，弟子共住故，知師知見不清淨自言知見清淨。『若我等說師實者，或當不喜。若師不喜當云何說？我等蒙師故，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。師好看我等者，自當覺知。』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知見，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知見，是名世間第三師。第四師者，不善記事自言善記事，弟子共住故，知師不善記事自言善記事。『若我說師實者，或當不喜。若師不喜當云何說？我等蒙師故，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，師好看我等者，自當覺知。』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善記事，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善記事，是名世間第四師。第五師者，非說清淨法自言說清淨法，弟子共住故，知師非說清淨法自言說清淨法。『若我等說師實者，或當不喜。若師不喜當云何說？我等蒙師故，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。師好看我等者，自當覺知。』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說清淨法，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說清淨法，是名世間第五師。」

佛言：「如來清淨持戒，亦自言我清淨持戒。諸弟子不覆護如來清淨持戒，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清淨持戒。如來是淨命，自言我淨命。弟子不覆護如來淨命，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淨命。如來是知見清淨，自言我知見清淨。諸弟子不覆護如來知見清淨，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知見清淨。如來是善記事，自言我善記事。諸弟子不覆護如來善記事，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善記事。如來是說清淨法，自言我說清淨法。諸弟子不覆護如來說清淨法，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說清淨法。」佛言：「如來實有是法，何不如實說？佛非隨順他，又非弱語人，譬如陶師持坏瓶時不敢疾捉。如來是真實語、了了語、折伏語，若堅固者住，不堅固者去。汝等於如來法語中，宜應忍受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調達欲破和合僧，受持破僧事，妬心方便故作是念：「我獨不能得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。」是調達有四同黨弟子：一名俱伽梨、二名乾陀驃、三名迦留羅提舍、四名三聞達多。調達到是四人所，作是言：「我與汝等，當共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，我等當得如是名聲。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，我等能破。」彼四人

語調達言：「沙門瞿曇諸弟子，有大智慧、大神通力，得天眼、知他心。是人知見我等欲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，我等云何能破？」調達語四人言：「沙門瞿曇有年少弟子，新入彼法出家不久，我等到是邊用五法誘取，語諸比丘言：『汝盡形壽受著納衣、盡形壽受乞食法、盡形壽受一食法、盡形壽受露地坐法、盡形壽受斷肉法。若比丘受是五法，疾得泥洹。』若有長老上座比丘，多知多識久習梵行得佛法味，當語之言：『佛已老耄年在衰末，自樂閑靜受現法樂，汝所須事我當相與。』我等以如是方便，能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。」四比丘言：「如是。調達！」調達後時，到諸年少比丘所，以五法誘之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汝盡形壽受著納衣法、盡形壽受乞食法、盡形壽受一食法、盡形壽受露地坐法、盡形壽受斷肉法。汝等行是五法，疾得泥洹。」復語諸長老上座比丘：「佛已老耄年在衰末，自樂閑靜受現法樂，汝所須事我當相與。」

爾時調達，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律說律、律說非律、非犯說犯、犯說非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非教說教、教說非教。時諸比丘，見調達欲破和合僧壞轉法輪已，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調達今欲破和合僧，受持破僧因緣事，是人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律說律、律說非律、非犯說犯、犯說非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非教說教、教說非教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當訶調達令捨是破僧因緣事。」是諸比丘受佛語已，到調達所言：「汝莫求破和合僧，莫受持破僧事，當與僧和合。與僧和合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，得安樂住。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。」時調達不捨是事。爾時調達四伴黨訶諸比丘言：「汝等莫說調達是事。何以故？是人說法說律，是人所說是我等意；是知說非不知說，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樂忍。」如是諸比丘再三諫調達，不能令捨惡邪，便從座起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一面座已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已約勅，調達不捨惡邪。有四伴黨復作是言：『汝等莫說調達是事。何以故？是人說法說律，是人所說皆我等意；是知說非不知說，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樂忍。』諸比丘再三約勅，不捨是事。」爾時佛作是念：「如調達癡人及四伴黨，或能破我和合僧壞轉法輪，我當自約勅調達令捨是事。」佛作是念已，即自約勅調達：「汝莫求破和合僧，莫受持破僧因緣事，汝當與僧和合。與僧和合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，得安樂住。汝莫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律說律、律說非律、非犯說犯、犯說非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、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、非教說教教說非教，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。」爾時調達聞佛口教，暫捨是事。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阿闍世太子、所有大臣將帥，信敬調達，是諸人民為助調達比丘作供

養，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有年少比丘出家不久者，調達以大鉢、小鉢、大小鍵鎖、衣鉤、禪鎮、繩帶、匙匕、鉢支、扇蓋、革屣，隨比丘所須物，皆用誑誘。調達自共百比丘、或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比丘恭敬圍繞，入王舍城別受好供養，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有上座長老比丘，得佛法味久修梵行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，得宿冷飯或不得、或得臭麨或不得，如是麁食或飽不飽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自共百人、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比丘恭敬圍繞，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有上座長老比丘，得佛法味久修梵行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，得宿冷飯或不得、或得臭麨或不得、如是麁食或飽不飽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自共百人、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比丘恭敬圍繞，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上座長老比丘，得佛法味久修梵行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，得宿冷飯或不得、或得臭麨或不得、如是麁食或飽不飽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以二利因緣故遮別眾食，聽三人共食：一利者守護檀越，以憐愍故；二利者破諸惡欲比丘力勢故，莫令惡欲人別作眾別作法與僧共諍。」

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上，欽婆羅夜叉石窟中住，早起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。食後還耆闍崛山，入欽婆羅夜叉石窟中坐禪。爾時調達勤作方便欲害佛，即雇四惡健人，往上耆闍崛山，共持大石，到欽婆羅夜叉石窟上，待佛經行時。佛晡時從石窟出，在石窟前陰中經行。時四惡人共調達，推石欲擲佛上。爾時欽婆羅夜叉深敬念佛，見已以兩手接石擲著餘處，有碎石迸來向佛。佛欲令眾生生厭畏心及示諸業不失果報，以是因緣故入定，於經行頭沒、現於東方，碎石隨去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。佛爾時沒大海水中，碎石亦隨。佛復入須彌山中，石亦隨逐。到四天王上，石亦隨逐。佛從四天王上至忉利天、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復至梵眾天梵輔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曜天、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遍淨天、阿那婆訶天、福德天、廣果天、不熱天、喜見天、樂見天、阿迦尼吒天，石亦隨逐。爾時世尊攝神足力還經行頭立，石墮佛足上，傷足上血出，深生苦惱。佛以精進力遮是苦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　　非入山石間；
　非天上地中，　　可遮業報處。
　非空非海中，　　非入山石間，
　非天上地中，　　得免宿惡殃。」

爾時調達及四惡健人初作逆罪，佛即仰看，四人怖走，似如人捕。佛喚四人：「來！為

汝說法。」尋還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，佛種種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語言：「汝去！莫從來道。」調達即瞋，更雇八人教往殺是四人。佛見八人語言：「汝來！為汝說法。」八人即詣佛所，頭面禮足於一面坐，佛種種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語言：「童子汝去！莫從來道。」爾時調達復遣十六人欲殺八人，語言：「汝往殺是八人，斷口舌故。」佛遙見十六人語言：「年少汝來！為汝說法。」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，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。示教利喜已語言：「汝去！莫從來道。」調達復遣三十二人語言：「汝往殺是十六人，轉滅口舌故。」佛遙見三十二人語言：「年少汝來！為汝說法。」尋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，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。示教利喜已語言：「隨汝意去。」爾時諸比丘繞石窟四邊，有立者、坐者，恐調達害佛。佛見諸比丘，知而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！何故石窟四邊立坐住，何所待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調達欲害佛，是故諸比丘繞石窟四邊立坐住待，願令調達不來害佛。」佛語阿難：「若調達能害佛命，無有是處。若佛為他因緣死，亦無是處。」爾時佛語阿難：「汝將從行比丘，入王舍城巷陌市肆多人住處唱言：『調達所作事，若身作口作，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。此是調達及弟子所作事。』」阿難受教，即將從行比丘詣王舍城，巷陌市肆多人住處唱言：「調達身作口作事，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，此調達及弟子所作事。」如是唱已，阿闍世太子內宮大官，聞是語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妬瞋調達故，令作是唱：『是上人調達，身口可作惡邪。』」調達亦聞沙門瞿曇遣人入王舍城巷陌市肆多人住處唱言：「調達身作口作事，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，此是調達及弟子事。」聞已倍增瞋恨向佛，即往阿闍世太子所言：「汝殺父，我殺佛。汝於摩竭國作王，我當作佛。此摩竭國便有新王新佛，不亦快乎！」阿闍世太子聞是語，喜深入其心，受調達語。

有時瓶沙王，駕駃馬車入林園中遊戲。爾時太子，持利劍於巷頭待。爾時王晝日於園中伎樂自娛，向暮還宮王來轉近，即以頻遲羅劍遙用擲王。馬車速疾故，得免斯難。太子以不害王故，即便走逃。眾官尋時圍繞收捕，將詣王所。王問太子言：「汝欲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欲奪王命。」問言：「用誰語耶？」答言：「用上人調達語。」爾時大臣有言：「一切沙門釋子皆應打殺。」有言：「一切沙門釋子有何等罪？應殺調達及其弟子。」有言：「調達弟子有何等罪？但殺調達。」有言：「何以殺諸沙門釋子？何以殺調達弟子？何以殺調達？大王善好賢柔，應死者放，云何殺諸沙門出家人耶？我等何不以此事白王，隨王教治事亦成斷，何煩我等自用力耶？」王還宮已，因此事故於治處坐，大臣官屬皆來朝覲，於一面立。王言：「昨所起事，當云何斷？」答言：「大臣有言：『一切沙門釋子皆應打殺。』有言：『一切沙門釋子有何等罪？應殺調達及其弟子。』有言：『調達弟子有何等罪？但殺調達。』有言：『何以殺諸沙門釋子？何以殺調達弟子？何以殺調達？大王善好賢柔，應死者放，云何殺諸沙門出家人也？我等何不以此事白王，

隨王教治事亦成斷，何煩我等自用力耶？』」王言：「諸沙門釋子先時遣人唱言：『調達身口所作事，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。此是調達及弟子所作事。』此事先已唱說。」王聞大臣有言：「一切沙門釋子皆應打殺。」王不可是語。有言：「諸沙門釋子有何等罪應殺？調達及其弟子。」王亦不可是語。有言：「調達弟子有何等罪？應殺調達。」王亦不可是語。有言：「何以殺一切沙門釋子？何以殺調達弟子？何以殺調達？大王善好賢柔，應死者放，隨王教治事亦成斷，何煩我等自用力耶？」王即可之，賞賜聚落田宅財物。時王自問太子言：「汝欲作何等？」即除慚愧答言：「我欲奪王命。何以故？王有王鼓、王伎樂、王持蓋、王行時金澡瓶導前。我無王鼓、王伎樂、王持蓋、王行時持金澡瓶導前。」王便與太子王鼓、王伎樂、王持蓋、王行時金澡瓶導前。爾時二王打鼓、二王唱導、二王持蓋、二王持金澡瓶在前。治國土法，不可隨一切人意。瓶沙王先未得道時，所可作惡不隨人意，是諸人民心懷瞋恨，而作是念：「時到當報。」是諸惡人親近阿闍世白言：「何國土中有二主者？」王言：「云何二主？」答言：「二王打鼓、二王作伎樂、二王持蓋、二王行時持金澡瓶在前、二王唱導。汝父王後若治國時，當奪汝命獨自作王，汝應方便治王。」阿闍世王聞已心喜忍受，即勅大臣官人，捕取父王令著獄中。大臣受教，即便收捕繫在牢獄。

大王善好賢柔，百千萬人持諸餚饍往問訊王，王噉以自活。過數日已，阿闍世王問：「大王活不？」答言：「活。」「云何得活？」答言：「問訊人與飲食活。」王即勅獄官：「自今已後莫聽人入。」後王夫人盜持食入，王噉得活。過數日已，王復問言：「大王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活。」「云何得活？」答言：「有王夫人，來與飲食故。」即勅獄官莫聽夫人入。有大夫人，深敬念大王，以食塗衣更著上衣往到獄中，脫衣與王令食得活。過數日已，王復問言：「父王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活。」「云何得活？」答言：「大夫人來，緣得食活。」王言：「莫聽大夫人入。」父王在獄中遙見耆闍崛山，大王見佛及僧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鞞羅上山下山，大王得遙見佛及僧歡喜故活。過數日已，阿闍世復問：「父王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活。」「云何得活？」大臣妬心答言：「遙見佛及僧故活。」王即勅令障隔，莫令得見。

諸佛常法，有大因緣入城時，現如是神通力：象深鳴、馬悲鳴、諸牛吼；鵝鴈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鳥、俱耆羅鳥、猩猩諸鳥出和雅音；大鼓、小鼓、箜篌、箏、笛、琵琶、簫、瑟、篳篥、鐃鈸，不鼓自鳴；諸貴人舍所有金銀寶器內外莊嚴具，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；盲者得視、聾者得聽、瘂者能言、疿躄者得伸；跛蹇得手足、睞眼得正、癭者得除苦痛得樂、毒者消歇、狂者得止；殺者離殺、偷者離偷、邪婬者不邪婬、妄語者不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者不綺語、貪者不貪、瞋者不瞋、邪見者離邪見；牢獄閉繫、枷鎖杻械

悉得解脫；急閙處者皆得空閑；未種善根者種、已種者增長、已增長者得解脫；諸伏藏寶物自然出現。如是希有事，諸眾生得利益。爾時佛入王舍城，以右足蹈門閫上，悉現如是種種瑞應。瓶沙王曾見是相，知佛當入城，王從樓閣向孔間立看佛入城。王得聖道，見佛及僧歡喜故活。過數日已，阿闍世復問：「王今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活。」「云何得活？」諸大臣妬心答言：「佛入城現神通力，父王從向孔中見佛故活。」阿闍世王言：「以利刀削大王脚底，皮却急繫莫令東西。」即受教，削大王脚底，急繫不得東西。王以是故臥，日就羸篤。

又一時阿闍世王共母俱食，王有一子，字優陀耶跋陀，於道頭與狗子共戲。王問：「優陀耶跋陀，今何所在？」答言：「道中與狗子共戲。」王言：「喚來，我與共食。」即抱狗子隨信俱至，王子不食。王言：「何故？」王子言：「王聽我與狗子食者，爾乃食耳。」王言：「隨意。」王子自食隨持與狗。王語母言：「我作難事。何以故？我澆頂剎利王，以愛念兒故，與狗共食。」母言：「此非作難事。何以故？人有噉狗肉者，與食何怪？會知汝父作難事不？」王言：「作何難事？」母言：「汝年小時手指生癰，受急苦痛晝夜不寐。汝父抱著膝上口含癰指，大王體軟汝得安睡。由口暖故，癰熟膿潰。大王心念：『却指唾膿復增子苦。』即隨咽膿。汝父作是難事，願汝時放。」王聞默然。母謂已放。宮中聲出已放大王，巷陌諸處聞大王得出。王賢善故，百千種人皆稱：「善哉！」咸到獄所各作是言：「大王得出。」大王聞已作是念：「我兒惡逆無慈愍心，不知當復何事治我？」作是念已，自投床下遂便命絕。爾時阿闍世王，奪父王命得大逆罪。

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爾時世尊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，食已還上耆闍崛山，七日之中結加趺坐受禪定樂。過七日已，中前著衣持鉢入城，為乞食故。爾時調達，聞瞿曇沙門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瞿曇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，食已還上耆闍崛山，七日之中結加趺坐受禪定樂。過七日已，中前著衣持鉢入城，為乞食故。爾時阿闍世王有象名守財，兇惡多力四方無雙。于時調達持五百金錢與象師言：「汝知不耶？王敬待我，我今於人能有損益。此五百金錢今並與汝，若事果成，厚相供給田宅人民。」問言：「何事？」答言：「沙門瞿曇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在耆闍崛山中。沙門瞿曇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，食已還上耆闍崛山，七日之中結加趺坐受禪定樂。過七日已，中前著衣持鉢入城，為乞食故。汝能以酒與象令醉，解鎖却鞅，令奪瞿曇沙門命不？」象師答言：「爾。此是小事，斯象屬我，想不忘報。」調達語言：「我聞沙門瞿曇却後七日當來入城。」即屈指度籌，到七日時，與象酒醉繫住待佛。諸佛常法，有大因緣入城時，現如是瑞應：象深鳴、馬悲鳴、諸牛王吼；鵝鴈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鳥、俱耆羅鳥、猩猩諸鳥出和雅音；大鼓、小鼓、箜篌、

箏、笛、琵琶、簫、瑟、篳篥、鐃鈸，不鼓自鳴；諸貴人舍所有金器銀器內外莊嚴具，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；盲者得視、聾者得聽、瘂者能言、疥躄者得伸、跛蹇得手足、睞眼得正、癭者得除苦痛得樂、毒者消歇、狂者得止；殺者離殺、偷者離偷、邪婬者不邪婬、妄語者不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者不綺語、貪者不貪、瞋者不瞋、邪見者離邪見；牢獄閉繫、枷鎖杻械悉得解脫；急閙處者皆得空閑；未種善根者種、已種者增長、已增長得解脫；諸伏藏寶物自然發出現。如是諸希有事，一切眾生皆得利益。佛到城以右足著門閫上，即現如是種種瑞應。象師曾見是相，知佛入城，即解象羈放去，欲令害佛，無能遮者。是象面有三瘤，醉狂蹴踏，百千萬眾皆大怖畏。有入舍者、在屏覆處者，巷陌皆空，除佛及弟子。有賢者遙見守財象來，向佛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象飲能醉酒，象已離羈羈遣來害佛，無能遮者，願佛入舍、若還出城，勿令此象害佛世尊命。」佛言：「若守財象奪佛命者，無有是處。若佛為他因緣死，亦無是處。」是賢者心大歡喜言：「若守財象能奪佛命，無有是處。若佛為他因緣死者，亦無是處。」爾時眾人於屋上樓閣上向中立，作高大聲。時有不信者言：「是守財象或能殺佛。」有信者言：「是守財象能殺佛者，無有是處。」象遙見佛，即便齧齒舉鼻、竪尾弭耳努力走向佛所。諸比丘遙見象來，皆大驚怖捨佛走逃，唯除一阿難。象來逼佛，佛即以慈三昧力，象醉即醒，頭面禮佛以鼻拭佛足，佛以右手摩其頭，即說偈言：

「世尊以長臂，　　柔軟相輪手；
　摩抆象頭教，　　如父教其子。」

　佛言：「大象，　　莫起惡業；　　起惡業者，
　不生善處。　　伊羅鞞象、　　跋陀和象、
　提羅遮象、　　醯摩和象，　　有兇行象、
　有牛王象。

「天象等禮佛，　　不放逸調戲；
　放逸調戲者，　　不得生善處，
　若汝不放逸，　　當得生天上。」

佛說偈已，為守財象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時守財象從佛聞法故，心悔淚出，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。爾時眾人聞佛摧伏惡象希有事故，無量眾集。佛見無量眾集已，告阿難言：「汝為我敷座辦水。」阿難受教，即於是處敷座辦水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敷座辦水，佛自知時。」佛即洗足，就所敷座坐已，便入禪定。於此處沒，出於東方

虛空中，現四威儀行立坐臥；入火光三昧現種種色光：青黃、赤白、紅縹、紫碧；身下出火、身上出水，復從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。現如是種種神通力已，還坐本處時坐。眾人先懷厭惡怖畏心者，見佛神變及調伏醉象，即於佛所深生信敬。佛知眾生深信柔軟，隨其所應為說道法。是眾中有人得暖法者、頂法者、順道忍法者、三毒薄者、離欲者、世間第一法者，有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者，有種聲聞乘因緣者、有種辟支佛乘因緣者、有種佛乘因緣者，如是利益無量眾生。佛於是日無所食噉，捉阿難臂，便從虛空還耆闍崛山中。

諸比丘聞世尊還，皆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如是急怖畏時，阿難不捨離佛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阿難不但今急怖時不捨離佛，乃過去世急怖時亦不捨離佛，今當說之。有過去世近雪山下有鹿王，名威德，作五百鹿主。時有獵師，安穀施羂。鹿王前行，右脚墮毛羂中。鹿王心念：『若我現相，則諸鹿不敢食穀，須噉穀盡爾乃現相。』現脚相時諸鹿皆去，唯一女鹿住，說偈言：

「『大王當知，　是羂師來，　願勤方便，
　出是羂去。』

「爾時鹿王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勤方便，　力勢已盡，　毛羂轉急，
　不能得出。』

「爾時女鹿見獵師轉近，重說偈言：

「『大王當知，　羂師轉近，　願勤方便，
　求出是羂。』

「鹿王答言：

「『我勤方便，　力勢已盡，　毛羂轉急，
　不可得脫。』

「女鹿見獵師到已，向說偈言：

「『汝以利刀，　　先殺我身，　　然後願放，
　鹿王令去。』

「獵師聞之，生憐愍希有心：『畜生深愛他故，乃能與命。』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終不殺汝，　　亦不殺鹿王；
　放汝及鹿王，　　隨意所樂去。』

「獵師即時解放鹿王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昔鹿王者，豈異人乎？莫作異觀，則我身是。五百鹿者，則汝等五百比丘是。汝等過去世急怖時捨離我，今急怖時亦捨我去。時獵師者，則守財象是。過去世不惱害我，今世亦不害我。時女鹿者，阿難是。過去世急怖時不捨我去，今世急怖時亦不捨我去。」

佛即以是因緣故，說第二本生。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有波羅奈城，城邊有池，池名雨成。是池中有多水、多魚、多龜、多鵝、鴈鴨。中有鴈王，名治國，作五百鴈主。爾時有獵師，先施毛羂近穀，是鴈王前行右脚著羂中，作是念：『若我出是羂脚者，餘鴈不敢啄穀，須啄穀盡然後當現。』啄穀盡已，即便現脚相，眾鴈捨王飛去。唯有一大臣，名蘇摩，不捨王去。治國鴈王語大臣言：『我與汝職作王，在諸鴈前行。』答言：『不能。』問言：『何故？』爾時大臣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願隨王，　　死生不變，　　寧共王死，
　勝相離生。　　大王當知，　　是羂師來，
　但勤方便，　　求脫此羂。』

「爾時鴈王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勤方便，　　力勢已盡，　　毛羂轉急，
　不能得脫。』

「爾時大臣見羂師轉近，復說偈言：

「『大王當知，　　羂師欲至，　　願勤方便，

求脫此羂。』

「爾時鴈王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勤方便，　力勢已盡，　毛羂轉急，
不可得脫。』

「蘇摩大臣見羂師到已，向說偈言

「『大王毛脂肉，　我與等無異，
汝以刀殺我，　放王不損汝。』

「爾時羂師作是念：『畜生深愛他故，乃能與命，甚為希有。』作是念已，語大臣言：『我不相殺，放汝及王，隨意樂去。』獵師即解鴈王放去。是二鴈小遠，共相謂言：『是獵師作希有事，與我等壽命。若先殺一後殺一，誰能遮者？我等資生之具，當以厚報。』獵師聞已問言：『汝等何說不能去耶？』二鴈答言：『我等能去，但具說：「汝作希有事，與我等命。若汝先殺一後殺一，誰能遮者？我等資生之具，當以厚報。」』獵師問鴈：『汝是畜生，有何生具以用報我？』二鴈答言：『波羅奈王，名梵德，汝持我與。』時獵師言：『彼或害汝，云何當與？』鴈言：『汝莫繫縛我，但散將去。』爾時獵師持二鴈著兩肩上，到城巷陌中行，是鴈端正，眾人樂見多人愛念。眾中有言：『我與汝五錢。』有與十錢、二十錢者，皆言：『小待，莫殺。是人比至王宮，大得財物。』獵師到王宮門已，置鴈于地。鴈王語守門者：『汝白梵德王治國，鴈王今在門外。』便往白王，王即聽入，與設金床。蘇摩大臣隨所應與共相問訊，然後就座，以偈問訊梵德王言：

「『王體安隱不？　國土豐足不？
如法化民不？　等心治國不？』

「爾時梵德王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常自安隱，　國土恒豐寧，
以法化國民，　等心無偏私。』

「如是訕對說五百偈。梵德王聞其所說，而作是念：『鴈王乃爾明達。』蘇摩大臣時默然住，梵德王言：『汝何故默然？』大臣答言：『汝是人王國主，此鴈王陂澤國主。二主共語，何敢間錯？』王作是念：『此是賢臣。』語言：『蘇摩！我有好園，汝能於中住不？當更集諸鴈，為汝等作池，與汝等作隨所樂食。』答言：『不能。』王問：『何故？』鴈王言：『王或睡覺忘不鐲我，勅作鴈肉食。若宰人不能得餘鴈，或殺我等以充王厨。』治國鴈王入王宮中，諸鴈從雨成池出，於王宮上徘徊悲鳴，翅濕有水灑污宮殿。王仰看見水污宮殿，怪而問曰：『此是何等？』鴈王答言：『是我眷屬。』王言：『汝欲去耶？』答言：『欲去。』王言：『汝何所須？』答言：『我為獵師所得，於我等作希有事，與我等壽。若先殺一後殺一，誰能遮者？』王言：『當何以報之？』二鴈答言：『與金銀、車璩、瑪瑙、衣服、飲食。』作是語已飛昇虛空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爾時治國鴈王豈異人乎？則我身是。五百鴈者則五百比丘是，過去急怖時捨我去，今世急怖時亦捨我去。獵師者守財象是，過去世時不惱害我，今亦不惱害我。梵德王者即淨飯王是，蘇摩大臣者阿難是。過去急怖畏時不捨我，今急怖畏時亦不捨我。」

佛即時以是因緣故，說第三本生：「有過去世近雪山下，有師子獸王住，作五百師子主。是師子王後時老病瘦眼闇，在諸師子前行，墮空井中，五百師子皆捨離去。爾時去空井不遠，有一野干，見師子王作是念：『我所以得此林住安樂飽滿肉者，由師子王故。師子王今墮急處，云何當報？』時此井邊有渠流水，野干即以口脚通水入井，隨水滿井，師子浮出。時此林神而說偈言：

「『身雖自雄健，　　應以弱為友；
　小野干能救，　　師子王井難。』」

佛語諸比丘：「爾時師子王者，豈異人乎？則我身是。五百師子者，諸比丘是。過去世急怖時捨離我去，今急怖時亦捨我去。野干者，阿難是。過去世時愛念我，今亦愛念我。」

佛即以是因緣故，如是廣說五百本生。